

盖茨智慧、沉默基因、万用细胞
哈佛档案馆一段从未示人的惊人记录



沉默基因·前传

沉默细胞

黄序◎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沉默基因·前传

沉默细胞



黄序◎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沉默细胞 / 黄序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354-7920-4

I. ①沉… II. ①黄… III. ①科幻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2182 号

沉默细胞

黄序 著

选题策划 |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 | 张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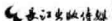
装帧设计 | 郭璐

媒体运营 | 银铃 刘冲

助理编辑 | 宗晋炜

内文制作 | 张景莹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出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 027-87679310

传真 | 027-87679300

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邮编 | 430070

发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 010-58678881

传真 | 010-58677346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编 | 100028

印刷 |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 19

版次 | 2015 年 06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5 年 0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 289 千字

定价 | 3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www.cjxinshiji.com
出品

以下人物真实存在

Amar Bose (阿莫尔·博思)

1929-2013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Bose 公司创始人

Bill Gates (比尔·盖茨)

1955-

微软公司创始人

Paul Allen (保罗·艾伦)

1953-

微软公司创始人

Steve Ballmer (史蒂夫·鲍尔默)

1956-

微软公司原 CEO

Robert Briggs (罗伯特·布里格)

1911-1983

生物学家,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印第安纳大学生物学系教授

Frank Carlucci (弗兰克 · 卡卢奇)

1930-

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 (1978.2-1981.2)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 (1981.2-1982.12)

美国国防部部长 (1987.11-1989.1)

Graham Claytor Jr. (格里姆 · 科雷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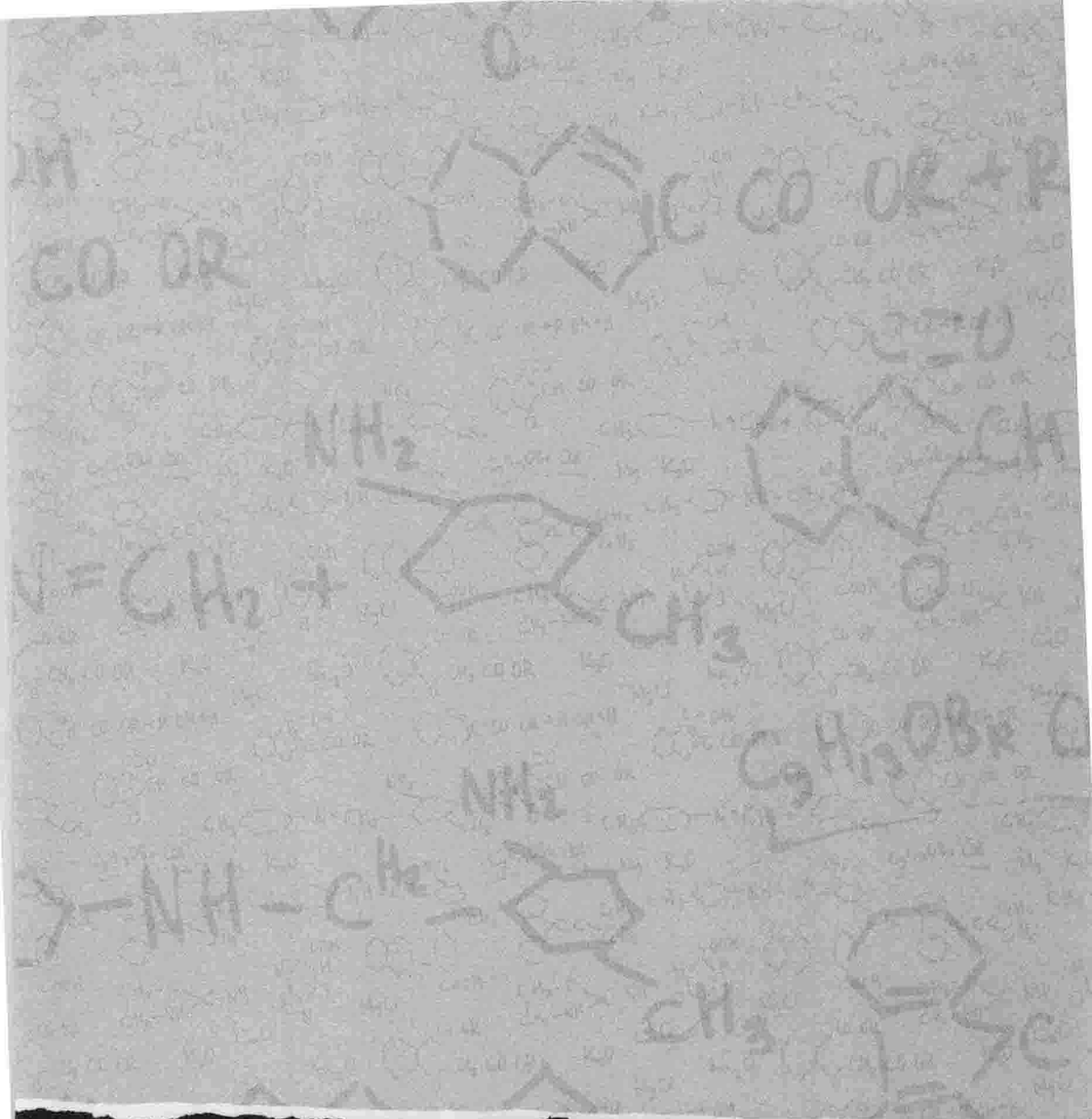
1912-1994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 (1979.8-1981.1)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胎中胎	001
第二章 刺青里的魔咒	025
第三章 POMEX-300	047
第四章 军方实验室	063
第五章 万用细胞	083
第六章 恶魔来袭	103
第七章 凶案现场	121
第八章 盗尸	141
第九章 1978	159
第十章 实验笔记	183
第十一章 丛林狼	199
第十二章 副产物	219
第十三章 笔记的主人	239
第十四章 死而复生	257
第十五章 1981 · 庭辩	275
第十六章 处了一刻	289



第一章

胎中胎

—

江夏在妇产科走廊的椅子上石头一般坐了很久。

周轻子和新诞生的儿子还在手术室里。

出了错。

出了大错。

他已甘愿成为希特勒基因的载体，可他的孩子又何苦承受这一切呢？

江夏低垂着双眼，完全不见之前的兴奋激昂。

医院的灯已点亮了，明晃晃地照着白色的墙和土色的人，很是刺眼。待到这夺目的光在江夏的眼底收敛了去，他仿佛又看到三十年前，法伊娜蹒跚在黑黢黢的地下通道里，来到另一端的波士顿儿童医院。在那里，她取来一对中国夫妇体外融合的受精卵，将她保管多年的希特勒基因整合了进去。从那一刻起，从江夏还是趴伏在培养皿中的一个细胞起，他的命运就改变了。从那一刻起，江夏的身体里有了两套基因，一套属于自己，是父母给的；另一套属于近百年前的大魔头，是法伊娜给的。

成了希特勒基因的保管者，自然也成了新纳粹追寻的目标。希特勒的基因里蕴藏着无尽的智慧和邪恶的力量。拿到它就可以帮助新纳粹重新诞生一个领袖，复兴他们的“第三帝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最后的光年里，江夏无时无刻不在焦虑着自己的命运。事实上，他悬着的心直到几个小时前才安稳了些。

江夏目光迟滞，原本以为结束了的厄运似乎被传递到自己的孩子那里，这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也绝对无法接受的。

叶广庭在一旁也不知该如何宽慰江夏，只觉得身边这位兄弟的人生实在是否极泰未至。本以为落在江夏身上的晦气已经随着施韦尔的被捕而消散，

可为何偏偏让他生下这样一对男婴来？有人说，生产双胞胎是和基因有关系的，那么江夏的孩子想必是继承到了希特勒的基因吧。

叶广庭想去给江夏买点巧克力，便起身下了楼。

北京的冬天干涩枯冷，叶广庭站在没有色彩的街头。路上早已点亮了街灯，但黄色的灯光此时灰蒙蒙的，毫无生气。

他的心里也是灰的，就像这夜。

叶广庭一直自诩狂放不羁，什么事都不足以成为牵绊。但相交近四年，江夏的命运一直是他的记挂。法伊娜、施韦尔、詹奎斯、丁西武、林嘉韵、周轻子……这些不同身世、不同国度，甚至生活于不同时代，却和江夏那段奇异的人生经历纠结在一起的人也都成了他想逐一探究的对象。开始是强烈的好奇，到后来却成了叶广庭给自己揽上肩头的责任。出身富豪家庭，叶广庭长这么大凭自己意志结交的第一个朋友就是江夏，他希望能帮助这个似乎一直在走背字儿的兄弟。

然而，叶广庭知道，江夏并非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他和周轻子。这一点他是确定的。但他相信江夏这么做一定有他的考虑，于是并不追问。

这一回，叶广庭彻底没了主意。也许他能做的只剩下去帮江夏买点巧克力了。

这让他怅然若失。

刺眼的车灯横扫过来，一辆想抢在叶广庭前面右拐上道路的车急停在他身侧，拼命按了两声喇叭。叶广庭面无表情地看了看车里的司机，轻轻倒退了两步。那车倒也理所当然，加大油门蹿走了，留下一团青烟和机油气味。

江夏仍枯坐在产房外的走廊里，被灯光照着。他半仰着头向窗外望，却只看见些走廊的倒影。其他候产的家属不时看过来，轻声议论着。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确信一定不是什么好事情。

帕特是新纳粹的头目，他从法伊娜那里骗来了婴儿标本，用克隆技术制造了一模一样的两兄弟施韦尔和德里。孰料法伊娜给他的根本就是假的婴儿标本。两个“儿子”的身体里哪有希特勒的基因？于是帕特把施韦尔送到哈佛来接近法伊娜，自然还是要寻找真正的基因。而施韦尔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詹奎斯一起租住了法伊娜的老房子成为室友，一起搞学术俱乐部研究神经生物学，忙得不亦乐乎，也逐渐爱上了这个全新的世界。他对“父亲”复兴纳

粹“第三帝国”的理想产生了怀疑，只醉心于大脑、神经、梦境、记忆的五彩斑斓的曼妙世界中。

帕特的第二个“儿子”德里来到波士顿，杀死了他的兄弟，冒充施韦尔留在法伊娜身边继续寻找希特勒基因的下落，直到最终成了江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导师。

江夏闭上眼睛，心中阻塞。属于他的往事以及被移植进他记忆中的属于法伊娜的往事，又回来了。

在离开哥伦比亚大学、离开美国后的两年里，他脑中法伊娜的记忆越来越少浮现在梦里。神秘的老太太用这样的方式陪护着江夏，指引着江夏。现在，她的使命完成了，也到了她离去的时候。

但许是江夏仍把这纵越百年、横跨中美的大计划想简单了，世界上仅存的希特勒基因又怎会止于他江夏呢？他此刻真的全没了主见。

儿子体内的寄生死胎已经严重地挤压了小家伙的肺部，他被送进儿科手术室抢救。医生告诉江夏这种情况十分罕见，要他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看着刚刚出生几个小时便被套上呼吸器，浑身插满管子的儿子，江夏的心脏剧烈地抽搐，疼得要爆开来。他详细询问了儿子的情况并要了一份检查结果死死地攥在手里，就仿佛那是一根救命稻草。周轻子也被送进了重症监护病房，她还什么都不知道，只奇怪为什么不让自己和丈夫、儿子团聚而是没来由地被推到这里来。她的父母离异已久，她一直跟妈妈生活。她的孪生姐姐性格叛逆，跟了父亲些时日便去了美国不知所踪，姐妹俩也少有联系。

现在出了这样的状况，儿子与希特勒初生时极其相似，这可叫江夏如何面对周轻子和她的家人？

正自没有主意，周轻子的妈妈急匆匆赶来医院。

“小夏，怎么样了？”周妈妈红通通的脸上跑出了汗。

江夏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丈母娘。这位大学教授在三十多岁才生下双胞胎女儿，大龄生育在他们那个年代是绝不多见的。周妈妈在轻子十几岁时和同是大学教授丈夫离了婚，大女儿随了父亲，自己则把小女儿改成了她的姓，一直拉扯带大。孤寂多年后终于盼来了外孙子，却不承想……

“嗯，他们……挺好的，您当姥姥了！大胖外孙，大胖外孙……”江夏很想大哭一场，把重返自己心头的憋闷号啕出去。

“他们人呢？还不让看？”周妈妈眉开眼笑，“来晚了来晚了，北京这路啊……你们接到叶广庭没有？”

江夏点点头，搪塞着：“接到了，还在机场呢咱们这小东西就待不住了，还是警察开道才给拉过来的。”

“母子平安就好！”周妈妈低头看了看手提包，“我去买点红糖来，有事给妈打电话。”于是喜滋滋地走了。

送走了丈母娘，江夏拿起儿子的检查报告逐条仔细看，忽然想起件重要的事情来。他掏出手机查看照片。照片上是一张约莫两寸见方的纸条。这是他前几日收到的一份匿名邮件中的附件。纸条上是钢笔字迹的花体英文和数字，难以辨认，江夏便没加理会。

他把照片放大来看，与儿子的检查结果比对着。

端详了许久，江夏忽然嘴角一翘，狡黠地笑了。

二

大片大片白色云朵的间隙中露出通透的蓝天。空气仍有些凉，但似乎已无法阻止春天的到来。街道干净而且空旷，车和行人都少。

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站在街角处的报箱旁边，投了一枚硬币进去，拉开透明的小窗，取出一沓当天的《波士顿环球报》。他端详了一眼有些褶皱的纸张，放了回去，又从下面抽出一份较平整的才满意地关上报箱窗门。年轻人身材不算高大英挺，敞怀穿着灰白色的布料风衣，驼色的薄毛衣的上缘露出翻出来的衬衣领子。这人头发稀疏，有些佝偻，左肩比右肩低一点点，脸庞消瘦，堆了一些褶子在留有青色胡楂的脸颊上。他有一双湖蓝色的眼睛，薄薄的嘴唇上方是一只略微发红的鼻子。

年轻人抬眼向公共汽车来的方向望了望，展开了报纸。

一辆宽宽扁扁的轿车停在他身前，司机也是个年轻人，二十出头，棕黄色的齐耳长发，脸上满是雀斑，戴着茶色镜片的圆框眼镜，休闲地穿着一套运动衣。

“嘿！施韦尔博士！”

路旁的年轻人一惊，向车里望去，转而笑容满面。

“比尔！老天哪！你怎么在这里？我以为你不回来了！”

比尔撇着嘴耸了耸肩，冲施韦尔招了招手：“上车吧！”

施韦尔上了车，和比尔重重地握了手。

“刚刚回来一星期，”比尔说道，“我可舍不下你们。”

“鬼知道，”施韦尔笑了，“公司倒闭了吧？”

“你就不能说点鼓励人的话吗，施韦尔博士？”

“别总拿我们寻开心，叫我施韦尔好了。”

比尔拿手捋了捋棕黄色的遮耳长发，“你们将来都得是博士。施韦尔博士和詹奎斯博士。”

“我们还曾以为你会成为一名律师呢！盖茨律师，谁知道你会去玩软件。”施韦尔正了正颜色，看着开车的比尔，“说正经的，你改主意了？还是回哈佛继续读法律？”

比尔双手拍了拍方向盘，没有说话，心中似是十分纠结。

汽车从一处高架铁路桥下通过，桥上的两节有轨电车驶过，轰隆之声不绝于耳。电车投下来的影子从比尔的车上碾过，他皱了皱眉。

施韦尔看出比尔仍在抉择，便换了话题：“你住在哪里？”

“布莱顿，离学校近。你呢？老地方？”

施韦尔点点头。

比尔来了精神，“我可真喜欢那房子！白的墙，绿的屋檐和窗檐，红色的窗框和窗台，蓝色的窗棱。”眼里似乎充满了回忆和憧憬。

“你将来能买比那好上千百倍的房子，相信我。”

“何以见得？”

施韦尔笑了笑：“一个有勇气放弃哈佛的人必定有他的过人之处吧。”

“是吗？”比尔眼里闪着光，“我要在二十五岁之前赚到一百万！可我现在还在这里念那些枯燥的哲学和法律……我的父母让我至少把这个学位拿到，可你知道的，施韦尔博士，我还是想退学。哦，该死！车得加油了！”

车子转到不远处的加油站。高高竖起的橘黄色牌子上写着 GULF，这是一家全美连锁企业。

比尔摸了摸口袋，问施韦尔：“呃，带钱了吗？”

“怎么？输光了？”施韦尔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和几枚硬币递了过去，笑着说，“你可是赢过我们不少钱的！别再盘剥我们了。”

比尔摘下油枪插入油箱，点了点手中的零碎票子，瞥了眼当日油价，朝坐在油站里的工人喊道：“三十九点四八升，一号泵！”

工人站起身，从窗口向这边望了望，摊开双手耸了耸肩膀。

比尔冲他挥了挥手，喊道：“好啦好啦我开玩笑的，十点四三加仑。”

工人翻了个白眼，摇摇头无奈地用双手食指相交比了个“十”。

比尔竖起大拇指：“就十加仑。”

“我欠你的，”比尔转过身对施韦尔说道，“今晚打牌吧？去你那里。从赢你的钱里还。”

施韦尔看了看比尔手里的票子和硬币，又瞧了眼油价。

“随便吧！”施韦尔扬了扬眉毛，“只是别再炫耀你的数学天赋了，我们都知道你擅长计算。”

三

詹奎斯回到家已过了晚饭时间。他的室友施韦尔正坐在壁炉前看书。

六十岁上下的房东法伊娜正在慢悠悠地弹钢琴，见詹奎斯进来并没有停下琴声，仍垂着眼。

詹奎斯冲施韦尔点点头，数出二十五美元放在斯坦威钢琴上。

“下个月的房租。”他几乎是用气息很恭敬地对着法伊娜说道。

法伊娜不再弹琴，仔细地合上琴盖转身上楼去了，没有碰那钱。

施韦尔目送法伊娜上楼，对着詹奎斯耸了耸肩。

“怎么样施韦尔，”詹奎斯问道，“查到什么没有？”

施韦尔摇了摇头。

詹奎斯脱了西装上衣扔到沙发上，站在壁炉前烤手。

“这确实是个难题。大脑太复杂，哪些记忆，存储在哪一部分，这些都

还不清楚，往下进行还真要花费一番功夫了。需看看有没有其他方法，我们往错的方向走得太远了。”

施韦尔把手中的书放在一旁听詹奎斯讲。

“下午的时候我召集了俱乐部里的几个人做了些讨论，也是没有什么进展。”

“都有谁去了？”施韦尔问。

“哈佛的史密斯教授，布兰代斯大学的米勒博士，他是做脑结构研究的，还有波士顿大学的林克佑博士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川木纪行博士。我提出可以尝试用外部能量把大脑中的信号轰击出来再由外部设备接收，这样不就可以绕开我们面前的难题吗？结果我的想法被他们批判得体无完肤！蠢人！”

“不错的想法！但是要多大的能量才能把脑中的信息轰击出来呢？即使信息被轰击出来了，脑子会不会也成了一摊烂酱了？那些被轰出来的信号又代表什么？如何把它们重新还原成记忆画面呢？”施韦尔顿了顿，“听起来也确是不大好实现的。”

詹奎斯似要反驳什么，楼梯上传来的脚步声打断了他。

法伊娜走下楼来，也不看两人，径直去钢琴边取了詹奎斯的房租又转身离去。

施韦尔接着说：“我倒是觉得有个人能帮我们。”

詹奎斯看了看施韦尔，等着他的下文。

“比尔。”

“比尔？比尔·盖茨？”

施韦尔笑着点点头。

詹奎斯笑了：“那个赌徒？哈哈！他回来了？”

“他一会儿就过来，今天见到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邀约打牌。”

“我可不和他打，已经输得快付不起房租了！保罗也来吗？他们不是在新墨西哥州开公司呢吗？”

“公司还在，但是比尔拗不过父母的意见，一直也没有办退学手续。他是回来继续学业的。但我觉得他待不长，哈佛已经成了他的一个桎梏。”

“比尔是个聪明人，”詹奎斯点头同意，“哈佛是容不下他的想象力的。你的意思是请他加入我们的课题来计算出可以轰击出记忆信号又不至于伤害

大脑的能量？”

施韦尔站起身在房间里扭了扭腰，“我还没想好需要他做什么，但是这家伙确实有点本事。晚上听听他怎么说。”

刺耳的门铃声响起来，施韦尔跑向门口，同时向楼上喊道：“我来开，法伊娜！来了几个朋友。”

楼上没有声音。

等候在门口的比尔一个健步跳了进来，重重拍了拍施韦尔的肩膀，然后夸张地蹶起身把双腿跨在詹奎斯腰际热烈地拥抱。

詹奎斯见了这个快乐的大孩子也很高兴。

“哦，忘了介绍，”比尔向身后招招手，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子走了进来，拎了一箱啤酒，“史蒂夫·鲍尔默，我以前的室友，呃……我的意思是，我们曾经住在同一座宿舍楼里。”

“史蒂夫，这是詹奎斯博士和施韦尔博士，未来的。”

施韦尔谦恭地和鲍尔默打招呼。

詹奎斯没有多说什么，只看着比尔笑。

“怎么了？”比尔摊开双手，“别担心，我不是来打牌的。主要是史蒂夫不擅长此道。”他抬起头环顾这客厅，“我是太怀念这房子了，虽然只来过几次，但是我觉得她很有灵性。看那些窗子，上帝呀，那些窗子太漂亮了。有那么多色彩的窗子！当初我就应该叫出更高的价码住进来才对！”

詹奎斯笑着摇摇头：“原来是那些窗子让你流连忘返！这太让人难过了。来吧，你对着那些窗户坐，可以整晚看。来，史蒂夫请随意。”

比尔仍沉醉在那些不久前的记忆中，四下里望着，边摇头边唠叨着：“我一定要为那些窗子写一个伟大的软件，伟大的软件。”

施韦尔和詹奎斯笑了，接过啤酒。鲍尔默没有笑，看了看比尔。

几个二十岁的大男孩围着壁炉坐下来，比尔把啤酒开了瓶分给大家。

“你够二十一岁了吗，比尔？”

“哦，就快了就快了。”比尔讪笑道。

“你呢，史蒂夫？”

“我二十。”

“那么这酒是怎么搞来的？”詹奎斯掂量着酒瓶。